

筆記小說大觀集

淶水亭雜識

清納蘭容若著

蘿庵小志

清李蕊客著

進步書局校印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通鑑纂要
卷之八
宋史
高宗皇帝
建炎元年
十一月
丁未
帝自
建康
幸
明州
十二月
乙未
帝
自
明
州
幸
越
州
十二月
乙未
帝
自
明
州
幸
越
州
十二月
乙未
帝
自
明
州
幸
越
州

清
納蘭容若著

淶水亭雜識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淶水亭雜識提要

長白納蘭容若原名成德為明太傅珠之子貴介而以博學聞所友若吳漢槎洪稚存輩皆一時之選切磋有得著錄成書不僅異聞軼事之足資考證也

淶水亭雜識卷一

清 納蘭性德容若著

癸丑病起披讀經史。偶有管見。書之別簡。或良朋泣止。傳述異聞。客去輒錄而藏焉。逾三四年。遂成卷。曰淶水亭雜識。以備說家之瀏覽云爾。

燕山竇十郎故居。或云在城西。或云在昌平。或云在涿州。或云在蘇州。時馮瀛王道贈詩。有靈椿一株老之句。今北城有靈椿坊。疑是十郎舊里。此靈椿所以名坊也。元時海子岸有萬春園。進士登第恩榮宴後。會同年於此。宋顯夫詩所云臨水亭臺似曲江也。今失所在。元有甄氏訪山亭在城西。今莫詳其處矣。

李長沙賜第在西長安門西。俗呼李閣老衙。是也。其別業在北安門北。集中西涯十二詠。程篁墩學士和之。有桔槔亭。楊柳灣。稻田。菜園。蓮池。而響牐。鐘鼓樓。慈恩寺。廣福觀。皆在十二詠中。今其遺址不可問。當在越橋相近。蓋響牐即越橋下牐。而鐘鼓樓則園中可遙望爾。

紅螺山大明寺碑。元昭文館大學士。太史院使。領司天監事。樊從義撰文。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譯文官。王與書。稱寺始於唐。金世宗大定間。召佛覺禪師於真定之

弘濟來住茲山。元仁宗時。詔雲山禪師以榮祿大夫大司空。佩一品銀章。主大聖安寺。內侍大司徒王伯順以大明為聖安宗。派請太皇太后發帑五萬為修寺之資。至正中。雲山從聖安歸老於此。盡捐前後所賜金帛。重修焉。蓋沙門檢校司空。在遠時已無金元。循之不改也。碑又云。兩紅螺死為雙浮圖。瘞之寺中。今寺南一池曰紅螺池。三面皆果園。花時游覽頗盛。殿西有竹一畝。寺東南二里許。為明懷甯侯孫武敏公墓。有兩碑。一李賢撰。一彭時撰。中一碑刻諭祭文。

呼奴山白雲觀。有元大德八年集賢學士宋渤碑。

千佛寺。建於明萬曆初。中有長沙楊守魯。安陽喬應春二碑。皆鎮陽林潮書。潮以鴻臚寺主簿。直文華殿中書。應春碑稱諸天阿羅漢。皆太監楊用所鑄。劉同人。帝京景物略。乃謂為朝鮮國王所貢。當以碑為實也。

畢王廟。天啟中。魏忠賢所建。落成時。帝加獎諭。賜賚甚厚。當年必有豐碑。今無片石。蓋為人所踣矣。

龍華寺明碑二。其一。播陽釋道深撰。廣陵起昂書。撫甯侯朱永篆額。其一。金陵朱之蕃撰。高陽孫承宗篆額。永春李開藻書。文辭甚俚。不足觀。

資福寺。明正統間僧圓昇建。至嘉靖初。尚膳監太監馬潮修之。中有山西按察司僉事督理宣府邊儲四明錢俊民碑。書之者。禮部左侍郎任丘李時也。殿前梵塙上。刻片石。有壬寅三月三日字。未知何時所建。明正德癸酉。司禮監太監張雄建寺於宛平縣香山鄉畏吾村。賜額曰大慧。并護勅勒於碑。寺有大悲殿。重檐架之中。祀銅為佛像。高五丈。土人遂呼為大佛寺。嘉靖中。太監麥某提督東廠。於其左。增益佑聖觀。於是合寺觀計之。殿宇凡一百八十三楹。拓地四百二十一畝。蓋是時世宗方信道。士而厭縹緲。內官惟恐寺刹之毀。故建道觀于其旁。而寺後之山。又有真武祠。藉此以存寺也。寺之始建。大學士茶陵李東陽為碑。工部尚書湯陰李燧書之。新甯伯譚祐篆額。其增益佑聖觀也。大學士餘姚李本撰文。禮部尚書高安吳山書之。成國公朱希忠篆額。其後萬曆壬辰重修。則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太倉王錫爵撰記。功德寺有木毬使者。其事近於怪。按宋張世南遊宦紀聞。載雪峰寺僧義存。於唐懿宗咸通十一年。開山創寺。乾符二年。賜號真覺禪師。寺有木毬。相傳受真覺役使。呼僕延客。毬皆自往來。嘉泰間。寺災。毬忽滾入池中。得不壞。然則以木毬為使。浮屠固有其術。蓋有先版庵而役之者矣。

五台山僧侈言娑羅樹靈異。至畫圖鏤版。然如巴陵淮陰。安西伊洛。臨安白下。峨嵋山。在處有之。聞廣州南海神廟。四本特高。今京師臥佛寺二株。亦有干霄之勢。顧或著或不着。草木亦有幸不幸也。

懷柔城極堅整。西南在平地。東北則因山為之。其南甕城可盤馬。麗譙片石。記萬曆九年增修丈尺。末云。並用純灰鋪底。灌抵完全。以垂永久。宜其歷百年尚如新築也。釣魚臺在懷柔縣西三里。山水殊勝。澗流至此廣丈餘。橫版以渡。東南一望。渚烟村樹。彷彿江鄉。瓊華島土。取自塞外。輟耕錄。西軒客譚可稽也。石移自良岳。明宣宗廣寒記可證也。

西山有君子城。疑即寰宇記所云君子城。謠為箕子城者也。

駕到口在西山。其曰駕到。不知何年事。

齋堂村在西山之北百餘里。產畫眉石處也。元豫章熊自得偕崇真張真人往居。撰

燕京志。歐陽元功張仲舉皆有詩送之。元功詩云。先生去隱齋堂村。境趣佳處如桃

源。西出都門二百里。山之盤屋水浩疊。一重一掩一聚落。一溪十渡深而渾。羊腸險

徑挂山腹。嘉房小屋粘雲根。立當阨塞若關隘。視人行沃同川原。市朝甚通俗塵遠。

土產雖少人烟繁鉏畬蒔陸宜麥菽樹柵作園收雞豚園蔬地美夏不燂煤炭價廉
冬常溫前年熊郎入賣藥施貧者樂人感恩熊君攜笈今就子繞舍木葉書續繡裳
真真人又繼往況是倅佳之子孫紫蕭夜吹遠鶴至林響谷應松風喧登島東望直
沽口海日涌出黃金盆應憐曼倩戀象闕坐羨龐公歸鹿門仲舉詩云燕垂趙澤中
有村正在西湖之上源源頭落花每流出亦有浴鳧時在壘隱君茸芳據幽勝歸
小莊如陸渾環之蒼松數十樹拔出太古虛無根攢峯疊壁何盤盤地多硯傲少年
原先生生計雖苦薄最喜靜無人事繁黃精本肥朮苗脆疆場有瓜牢有勝吟詩作
畫百不理一家笑語常春溫功名祇遺世途累飽煖已荷皇天恩近聞京忠將脫稿
貫穿百氏手自繙朱黃堆案墨滿硯鈔寫況有能書孫雲晴輒辱羽客去投燕者來
山鳥喧土牀炕煖石窯炭黍酒香注田家盆要知精舍白鹿洞不待公車金馬門元
之大一統志卷帙繁富攷證亦綦詳矣而自得復撰燕京志仲舉謂其實穿百氏者
有出于大一統之表者惜乎其書之不傳也

聖朝建都燕山民物日富八九十歲翁敦茂龐頌朝廷優之僞後弗事歲時得陞巖
上上皇帝壽百官衣朝服鞠躬以進視班次惟謹毋敢越尺寸而諸省耆高曠博福

從容暇豫以齒後先。門者不敢誰何。視百官退。乃陟峻陞承清光。歸而嬉戲井陌。或騎或步。更過飲食。和氣粹如。大駕出。則龐眉黃髮。序鈞陳環衛間。見者咸曰。樂哉太平之民也。此元王士熙張進中墓表。進中居京師。亦耆老之一也。進中字子正。善為畫。嘗以堅竹。毫以鮑鼠。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吳興趙子昂。皆與之遊。以一筆工而數得持筆入禁中。觀元盛時尊養耆老之典。亦庶幾上庠之風矣。

明初有玉鴿十二。從南方來。飛集燕山。識者謂北平當王。蓋兆燕山十二陵也。

都中遺老述萬曆間西山戒壇四月游女之盛。鈿車不絕。茶棚酒肆。相接於路。至有挾妓入寺者。一無名子嘲以詩云。高下山頭起佛龕。往來米汁雜魚鹽。不因說法堅持戒。那得觀音處處參。

項羽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徐廣曰。都即墨。又立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淄。又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王。都博陽。正義曰。在濟北。是為三齊。後田榮自立為齊王。并王三齊之地。正義三齊記云。右即墨。中臨淄。左平陸。謂之三齊。

句吳。按史記泰伯奔荊蠻。荊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號曰句吳。正義引世本注云。泰伯始所居地名。許慎淮南子注云。吳人語不正。言吳而加以句。顏師古云。句夷俗。

發聲亦猶越為於越正義又云泰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縣東南六十里至十九里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吳越春秋泰伯號句吳起城在西北隅名曰故吳注泰伯所都謂之吳城在梅里平墟今無錫縣境其後楚封春申君黃歇為相以吳故墟為都邑即此也

吳有數稱漢書項羽傳舉吳中兵曰吳中漢書灌嬰傳渡江破吳郡長吳下按吳縣本平地槩言之猶言稷下教下云見葉氏過庭錄曰吳下今人多稱平江為吳門按李德裕文指潤州為吳之門戶又王充論衡云孔子與顏淵上泰山東望吳閶門外白馬如練充謂人目所見不過十里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他書作吳門而此云閶門者悞也此吳門即冀郭門也冀與魯為鄰非今閶門明矣見漢五行志洪州亦有吳門鎮曰吳門又吳縣有大吳鄉曰大吳沈休文安陸王碑雲鴻鵠舊吳李善注劉琨勸進表奄有舊吳曰舊吳梁簡文帝浮海石像銘曰長處全吳今崑山有全吳鄉又長洲縣上元鄉全吳里是也梁同光二年升蘇州為中吳置節度吳越時稱中吳府亦曰東吳

吳會世多稱平江為吳會意謂吳為東南一都會也自唐以來如此今郡中有吳會

學府治前有吳會坊。皆承其誤。按史漢等書所載。皆以吳會為吳越。漢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此時未分會稽為吳郡。蓋指吳會稽之地耳。至吳郡既立之後。若曹子建詩云。行行至吳會。吳會非吾鄉。諸葛孔明論荊州形勢云。東連吳會。東漢蔡邕傳云。舉命江海。遠逝吳會。謝承後漢書施延傳云。吳會未分。吳張紘謂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王羲之為會稽內史。時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石崇論伐吳之功曰。吳會僭遜。則斥言孫氏。莊子釋文。浙江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為吳會分界。今在會稽錢塘。已上皆指二浙之地。又按吳孫資傳云。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云。使部伍吳會二郡。東精伯玉。吳郡錢塘人。隱居剡山。齊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六朝亦有下吳會兩郡造船若干者。此類甚多。證據尤切。或謂會稽二字。可獨稱會乎。按宋元嘉時。以揚州浙西屬司隸校尉。而分浙東五郡立會州。以隋王誕為刺史。晉宋間亦以會稽為會土。故謝靈運有會行吟。此獨稱會之徵也。

蘇臺。青箱雜記云。蘇州有姑蘇臺。故謂蘇臺。相州有銅雀臺。滑州有測景臺。故亦稱

相臺。滑臺。又見古蹟攷

三楚。史記貨殖傳。淮南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

長沙為南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

水鄉。陸士衡答張士然詩云：余固水鄉士。注：吳地也。當時水勢瀾漫，流亦湍急，自後人築堤立塘，村市錯置，水稍平。

減流漸寬

三吳之說，互有不同。十道四蕃志以吳郡、丹陽、吳興為三吳。通典及元初郡又以義

興、吳郡、吳興為三吳。

郡國志同

鄺道元注水經云：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

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為吳東，為會稽。後分為三號三吳，即吳興、吳郡、會稽也。按

晉書咸和三年，蘇峻反，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等起義兵於三吳。時冰為吳郡，

舒為會稽，則是吳郡、吳興、會稽為三吳矣。安帝隆安三年，孫恩陷會稽，劉牢之遣將

桓寶率師救三吳，及陶回為吳興太守。時大饑，穀貴，三吳尤甚，回開倉賑之，不待詔

及割府庫軍資以救乏絕，一境獲全。詔會稽、吳郡、依回賑卹，據此則與水經合矣。又

虞潭傳：蘇峻反，潭為吳興太守，詔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事。孝武帝甯康

二年，太后詔曰：三吳興壤，水旱並臻，宜時拯卹。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全

除一年租，以此兩事攷之，則義興固在三吳之外，而太后之詔亦不在三吳之數。豈

一時稱謂初無定說，抑史傳各有詳簡，差互耶？或云虞潭所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

計六郡而稱五郡。潭自為吳興。增督五郡。蓋丹陽其一也。桓寶救三吳者。以孫恩既陷會稽。遂逼吳中。故云。今當以十道四蕃志及郡國志別說為正。

陸廣微吳地記以金陵為中吳。鄂州為南吳。武昌為下吳。即三吳也。地理指掌圖三吳今蘇潤湖州亦據吳丹陽吳興三郡而言也。

虎丘山在吳縣西北九里。唐避諱曰武丘。先名海湧山。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十丈。

山在郡城西北五里。吳地記云。吳縣西北九里二百步。

遙望平田中一小丘。凡入山則泉石奇詭。應接不暇。吳

越春秋闔閭葬此三日。金精為白虎踞其上。因名虎丘。郡縣志云。秦皇鑿山以求珍

異。孫權穿之。亦無所得。其鑿處遂成深澗。今劔池兩崖劃開。中涵石泉。深不可測。為

吳中絕景。王元之張敬夫皆有銘。晉王珣虎丘銘曰。虎丘先名海湧山。山大勢四面

周迴。嶺南則是山徑。兩面壁立交。林上合蹊路。下通升降。窈窕亦不卒至。王僧虔吳

地記云。虎丘山絕出崔嵬。茂林深篁。為江左丘壑之表。吳興太守褚淵昔嘗述職。路經

是境。淹留數日。登覽不足。乃歎曰。今之所稱多過其實。今睹虎丘。逾於所聞。斯言得

之矣。顧野王虎丘山序云。高不抗雲。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淺異棘林。路若絕而復通。

石將斷而更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也。御史中丞沈初明等遊山賦詩。並

書屋壁。梁郡守謝舉有虎丘山賦。宋何求及二弟點眉。陳顧越。唐史德義並隱此山。紹興中。洛人尹焞避地山中。書堂存焉。舊有東西二寺。即王珣別館。皆在山下。山平大石盤陀數畝。高下如刻削。因神僧竺道生於此說法。號千人坐石。他山所無。自蓮池虎跑泉亦生公遺迹。陸羽泉即藏殿側石井。試劍石因大石中裂故名。及望海樓真娘墓皆有古人賦詠。

舊稱虎丘為王珣宅。未審所據。王劭諸州舍利感應記。虎丘山寺。其地是晉司徒王珣琴臺是矣。

三江。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下文于分處號三江一江西南上

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蚬湖。名曰上江。亦曰東

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三百餘里當云於其分處號三江

口。顧夷吳地記云。顧野王地志同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

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水。經云。松江自太湖東北流徑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

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此亦別為三江。五湖。廣

仲初揚都賦注。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

為東江與松江而三也。古迹如此。先儒蔡仲默取以證禹貢之說。

吳王闔閭十九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吳敗于槁李。左傳謂闔廬傷將指卒于陘。史記乃謂敗之姑蘇。自是夫差敗處。史記正義謂姑蘇槁李相去百里。疑太史公誤。又吳王夫差二年。悉兵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此語亦當云報槁李矣。

姑蘇臺。臺因山名。合作胥。今作蘇者。蓋吳音聲重。凡胥鬚字皆轉而為蘇。故後人直曰姑蘇。隋平陳。乃承其譌改蘇州。以吳越春秋越絕二書攷之。一作姑胥。一作姑蘇。則胥蘇二字。其來遠矣。

山得水而景物奇變。泰山在平地。不及匡廬之多態。澎浪為彭郎。小孤為小姑。詩人惜景作情。不宜堅索故實。

牡丹近數曹毫。北地則大房山僧多種之。其色有夭紅淺綠。江南所無也。白櫻桃生京師西山中。微酸。不及朱櫻之甘碩。

福建江西廣東深山中。有畬民同於獠獠。不與平民相接。有作工於民家者。食之階。不以人禮待之。其人射鳥獸種麥。此山住一二年。移至別山。官府不能制。有數種。姓自相婚配。

今之黑鬼。可人可魚。晉時謂之毘崙。即蛋民也。海船用以守纜。恐為魚蟹所傷。高麗日本之間。海中有釜山。為往來之中頓。海道無程。而順風行一日夜。可得千里。貿易者。曾有順風行五日。至長岐島者。故知其國去甯波五千里。日本海中有魚。與人無異。而禿首有尾。通番者謂之海和尚。

日本至中國海面五千里。而禽鳥有來去者。望見海船。即來息力于檣篷。倦不能動。或施之以米。或掇而食之。

日本之外有一國。彼人謂之東京。其間有夜海。白日昏黑。得見天星。海水有一處高起二三丈。如檻然。凡有東京販者。而日本人為阻。儻則中國貨貴。若日本居貨。以待東京人之來。則賤也。日本人人操場練兵。必以夜。蓋燈火整亂。易見也。其教藝處。不令中國人見之。

日本唐時始有人往彼。而留居者。謂之大唐街。今且長十里矣。

日本之東北。有食人者。倭亦畏甚。因山作關以拒之。倭人精於刀。且不畏死。登岸則難敵。而舟甚小。故湯和立法。於海中以大船衝沈其船。